

字要由熟寫到生

韻度曲 梁君度

筆者近期出席宴會頻頻，但覺不論哪間酒樓，菜單千篇一律，即便美味佳餚也吃厭了。這自然聯想到書法之道，覺得與烹飪之理相通：佳餚初嘗，驚為天人，然日日食之，亦生厭倦；書法初成，欣喜若狂，然千篇一律，必入流俗。

清代姚孟起直言：「書貴熟，熟則樂；書忌熟，熟則俗。」精熟固然能得心應手，但若停滯於此，便如孫過庭所警告的「平正」之後不求「險絕」，終將淪為習慣性的程式，喪失藝術最可貴的「偶然性」與「陌生感」。

明末董其昌一生與元代趙孟頫較量，曾一針見血地指出：「趙書因熟得俗態，吾書因生得秀色。」他認為趙孟頫之失正在於「熟」到極點，反為法度所拘；而自己刻意求「生」，方能脫去流俗，得「秀潤之氣」。這便是他著名的「字須熟後生」論。晚明傅山更以「拙」破「巧」，以「生」破「媚」，回歸質樸自然的天趣。

那麼，何謂「熟後生」？明代湯臨初在《書指》中剖析最為透徹：「書必先熟而後生，亦必先熟而後生。始之生者，學力未到，心手相違也；熟而生者，不落蹊徑，不隨世俗，新意時出，筆底具化工也。」開端的「生」是生疏笨拙，是學力未到；歷經磨礪達到「熟」，是規矩爛熟於

胸；而終極的「生」，則是對嫺熟技巧的超越與否定，是「大巧若拙」，是「不工之工」。誠如清代劉熙載所言：「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，繼由工求不工。不工者，工之極也。」

從「不工」到「工」，再從「工」到「不工」，這螺旋上升的過程，正是孫過庭《書譜》中描繪的「人書俱老」之境：「初學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務追險絕；既能險絕，復歸平正。」所謂「復歸平正」，已非初學之平正，而是歷經險絕後的「通會之際」，是技巧與心性的雙重成熟，正如大文豪蘇軾所言「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」，而此平淡，「實非平淡，絢爛之極也」。

清代書畫大家鄭板橋題畫竹詩云：「四十年來畫竹枝，日間揮寫夜間思。冗繁削盡留清瘦，畫到生時是熟時。」此「生」，正是藝術家窮盡畢生功力，返璞歸真的至高境界。



筆者書法近作。 作者供圖

文藝同心 樂育致遠

姚珏 弦雅音

今年是我履職全國政協委員第九載，我始終有幸扎根在文藝26組這個溫暖的集體。9年裏，每一次京城相聚，都承載着履職的責任與牽掛，組內委員相伴時光或長或短，卻因共同的使命結下家人般的情誼，相見如故，心意相通。

馮遠征委員是著名的演員、導演，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，與他在政協九載摯友相伴，平日便常暢談藝術，今年兩會，我們更是首次同台接受媒體採訪，圍繞舞台與音樂的交融、中西藝術的合璧，共話文化強國建設。不同藝術領域的思想碰撞與共鳴，讓這份履職經歷更顯珍貴溫暖。

我們相聚交流的美好，在於攜手同心的強大凝聚力。在國家大劇院王寧院長的帶領下，大家不僅有交流更有合作。去年年底，由王寧院長牽頭策劃、熊召政委員執筆、王瑞委員執導的國家大劇院原創話劇《金中都》成功首演。作為「北京建都三部曲」的開篇之作，這部作品將北京建都的壯闊歷史搬上舞台，是組內委員以專業所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答卷。今年三部曲第二部將接續創作，明年迎來收官之作，委員們以文藝之力講好中國歷史故事。

組內的藝術家，雖深耕不同領域，卻都心懷家國、情繫社會。張凱麗委員始終牽掛女性與兒童，提案中滿是守護與關懷。組內分享從無空泛之語，皆是最真實的行業感悟，9年的交流學習，讓我對國家文化發展內涵有了更深理解，也為我回港履職打開

了新思路，更清晰地懂得如何推動香港藝術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讓香港文藝創作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。

9年的溫暖滋養，讓我愈發堅定自身的文藝使命：專業深耕與基層踐行，從來都是並行不悖的追求。今年4月3日，「全為愛」音樂會將在香港大會堂奏響，我發起的「音樂能量計劃」已經走過十年，近年邁入第十一年。十載光陰裏，我始終堅持雙向發力：一方面帶領香港弦索樂團深耕專業藝術，以高水平演繹擔當香港文化使者，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舞台；另一方面扎根香港基層，為千餘個基層家庭免費提供音樂教育，用音樂點亮孩子們的成長之路。

我深刻體會到，文化強國從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藏在專業藝術的傳承傳播裏，藏在每一次基層的深耕細作中。我常將中國民謠、古典詩詞與弦索相融，讓專業藝術扎根基層土壤，讓孩子們在旋律中感受傳統文化魅力，厚植家國情懷。文藝柔軟而強大的力量也在於陪伴這些孩子的青春，最近孫燕姿在啟德主場館舉辦演唱會，有香港歌迷現場點她的歌《尚好的青春》，就是為了致敬歌詞中唱的「尚好的青春都是你，再遙遠都跟你在一起，陪伴永遠是最長久、最溫暖的力量。」

為此，我也要感謝我在政協文藝組的兄弟姐妹，是你們的陪伴，讓我更清楚肩上的責任，也為我打開新的天地去實現自己的夢想。站在「十五五」開局之年，我希望以藝術專長為筆，以家國情懷為墨，為國家文化強國建設、為香港文藝繁榮發展，守初心、盡綿力。

震撼的歷史舞台劇

鄧飛 想入飛飛

剛從重慶歸來，腦海裏仍迴盪着《重慶·1949》360度旋轉舞台帶來的震撼。而20多年前在倫敦西區看《孤星淚》音樂劇的感動，同樣歷歷在目。一齣是聚焦家國情懷的華語歷史舞台劇，一齣是傳承半世紀的西方經典音樂劇，雖題材、背景迥異，卻在藝術表達上各有千秋，在腦子裏細細對比一下，倒也品出不少妙趣。

兩者最明顯的共通點，是對「沉浸感」的極致追求，只不過路數截然不同。《重慶·1949》走的是「科技賦能」的沉浸式路線，專門打造的劇院裏，5個環形舞台隨劇情旋轉，觀眾席跟着緩緩轉動，時而穿過磁器口的青石板巷，時而面對渣滓洞的鐵牢，槍聲在耳邊呼嘯，江水從頭頂傾瀉，座席還會隨着爆炸場面微微震動。這種沉浸感是「身臨其境」的，讓觀眾直接走進1949年的山城，與革命者的命運同頻共振。

而倫敦《孤星淚》的沉浸感，則來自「音樂裹挾」的情感包裹，尤其是這部劇創作的年代，根本沒有今天那種舞台科技，全劇幾乎沒有對白，所有情節推動、人物內心都靠歌曲和演員飽含深情的演唱，無須過多布景，就能讓觀眾體驗男主角的贖罪之路。這種沉浸感是「心靈共鳴」的，靠旋律與歌詞的力量，將情感直達人心。

《重慶·1949》用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手法，在同一時間展現多條故事線，吊腳樓、碼頭、監獄等實景布景恢弘壯觀，追求的是還原歷史場景的真實感與視覺衝擊力。而《孤星淚》的舞美相對簡潔，靠轉台快速切換場景，從泰納迪埃酒店到巴黎街景，布景雖不繁複，卻能憑藉精細的細節還原時代氛圍。

人物塑造上，兩者都講求「群像與個體並重」，只不過側重不同。《重慶·1949》以群像為主，眾多共產黨員、進步青年的形象，共同勾勒出黎明前的救亡圖存之路，靠集體力量帶來精神震撼。《孤星淚》則以男主角的個人贖罪為主線，輔以追捕他對警長、養女等角色的命運交織，通過個體的悲歡離合，折射出社會的動盪與人性的光輝。《重慶·1949》是「以史為鑒」，通過再現紅岩精神，傳達家國情懷與信仰的力量，偏向宏大敘事的精神洗禮；《孤星淚》則充滿宗教的愛與救贖的味道，透過雨果筆下的人物命運，探討正義、善良與救贖的永恒主題，側重對宗教普世價值的情感傳達。

無論是靠科技打造的感官盛宴，還是靠音樂築就的情感堡壘，無論是宏大的家國敘事，還是細膩的個人悲歡，只要能讓觀眾在戲劇光影中產生共鳴，便是成功的藝術表達。對了，在我隔壁座位，有專門組團來觀看的意大利觀眾。

山行記

百家廊 陶敏

周末的清晨，我推開窗，獨自在陽台佇立。天空是灰濛濛的，樓下早點攤的油煙與穿樓的車尾氣交織，匯成一股黏濁的都市空氣，撲面而來。那一瞬間，陶淵明那句「久在樊籠裏」驀地湧上心頭——是了，這鋼筋水泥的叢林，何嘗不是另一種「樊籠」？

正思索着，手機突然震動，文友群裏鄒君發來消息：「牛頭山的楓葉紅了，水杉林黃了，再不去看就要等明年了。」後面還附了幾張照片，火紅的楓葉在陽光下像要燒起來似的。

群裏頓時炸開了鍋。夏老師說要去尋找寫作靈感，愛好攝影的魏老師說要帶專業相機，退休的李老師說正好活動活動胳膊腿。你一言我一語，竟湊出了20多人的登山隊伍。老周握着方向盤，不時指着窗外說：「瞧見沒？那是野菊，城裏見不到的。」我搖下車窗，山風裏挾着草木清香撲面而來，頓時覺得胸口舒暢了許多。

天池壩停車場已經停了不少車。我們一行人整裝待發，目標是海拔1,300米的觀雲塔，老周從後備箱拿出登山杖分發，李老師拿着手機查了查，說相當於爬300多層樓，幾個女文友聽了直嘔舌。

起初大家還有說有笑，隊伍整齊得像條長龍。鄒君登山有經驗，走在最前面給大夥帶路，時不時停下來等後面的人。山路越來越陡，說話聲少了，喘息聲重了。鄒君、魏老師等幾個體力好的早已不見蹤影，後面的大部隊三三兩兩

跟着隊伍，延伸至半山腰，遠遠望去，像散落的一串細長的珠子。

「歇會兒吧！」周老師喘着粗氣，靠在一棵鵝掌楸上。金黃的葉子在陽光下閃閃發亮，像極了古代官員的黃馬褂。我抬頭望去，整片林子疏密有致，自有一番從容氣度。行程中途，我們停下來休息。大家紛紛拿出老師們準備的牛肉乾、瓜子和朱古力，而細心的兩歌更是張羅着，為每個人倒上她帶來的枸杞菊花茶。這個暖心的舉動，讓短暫的休息變得格外溫馨。倚着鵝掌楸，看身邊山茶花開得正艷，潔白的花朵在墨綠的葉片間格外醒目。肖姐摘了幾朵別在背包上，笑着說要帶回家給女兒看。魏老師支起三腳架，說要拍組「山花爛漫」的主題。鄒君突然詩興大發，一本正經地吟誦起來，大家專注地聆聽着。

短暫的休整後，人們接着前行。剛轉過那道山脊，壯闊的景象便映入眼簾：流雲舒捲，遠山通透得如同剛被雨水洗滌過一般，每一道溝壑都清晰可辨，與天邊的雲海溫柔相接。

「看！觀雲塔！」不知誰喊了一聲。放眼望去，一座金黃色的五層高塔矗立在山巔，在藍天映襯下格外莊嚴。最後的百十級台階，每人都腳腫了勁。周老師打趣道：「這哪是爬山，分明是在爬命啊！」李老師落在最後，扶着膝蓋直喘氣，我折回去扶他，他說老了老了，比不得年輕人了。登上塔頂的那一刻，所有疲憊都煙消

雲散。遠處，武當群峰隱約可見，金頂在陽光下閃着朦朧的光暈；近處，十壩城像模型般鋪展在山腳下，高樓大廈都變成了積木玩具。漢江如一條銀鏈，蜿蜒流向遠方。大家靜靜地站着，誰也不願打破這份寧靜。

下山的路上，夕陽給山林披上一層金邊。我的腿已經開始發抖，周老師笑着說這叫「下山腿」。路過一處觀景台時，看見幾個年輕人坐在茶台邊悠閒地品茶、嘮嗑，不遠處支着幾頂帳篷準備露營的節奏。我想起早上出門時，孩子叮囑要早點回來。此刻卻覺得，若能在這山中多待片刻，也是好的。

回到停車場時天已經擦黑。清點人數時發現少了鄒老師，正要打電話，卻見他從林子裏鑽出來，手裏捧着幾片紅葉，說是要夾在書裏當書籤。回程的車上，大家都累得說不出話，只有收音機裏放着老歌。我望着窗外漸行漸遠的山影，想起塔頂上看到的景色，突然明白了為什麼古人總愛寄情山水。

華燈初上，樓道裏依舊瀰漫着熟悉的煙火氣，而我推窗所見，卻不再是清晨那片令人窒息的灰蒙。山不語，卻在我心中種下了一片曠野；塔無言，卻讓我瞥見了時間的深沉。這一日的山行，像一次透徹的洗滌，帶走了焦灼，留下了寧靜。我終於懂得，陶淵明的「歸去」，並非是逃離塵世，而是懷揣着山間的清風與恬靜，在每一個尋常日子裏，找到屬於自己的南山。

抉擇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今年有很多事情要解決，每日都在想辦法，想到頭大。而這些事情又必須是自己才能解決，或者是自己決定的，不喜歡別人插手，也不想別人加意見，如此性格可說是太獨立，也可以說是太固執，從來覺得自己有能力，不想依靠別人，其實又不是每件事都可以完全地自己解決。這本身還人背地裏罵我的其中一個原因，就是「自以為是」。

先是在我家服務了30多年的工人姐姐要回菲律賓，在這30多年裏，她陪伴我的兩個女兒從讀小學到出嫁，見證着她們成長，到如今成家立室為人妻。

她也看着我由事業的高峰到今日已退休不休，仍在另一個跑道前行，做另一樣與之前的工作息息相關的業務，生活工作仍然忙碌。也見着我的父母親人一個個離去，她亦為他們傷心難過。因此她強烈要求退休回家侍奉母親，這個問題我想到頭都大，要給她不少的長期服務費。還有我因為仍然奔西跑，家中身體欠佳的長者仍需要有人照顧，工人姐姐非常熟悉我家的一切，她決定離開，我必須再找另一位，要信得過的優質的姐姐還要看運氣，這是另一個令我煩惱的事情。

還有一個一直不想面對的事情，就是搬家。因為我很喜歡住舊房子，十多二十年前，我找到在市區中的一間獨立屋，它只有3層樓高，相信有50年歷史，其中一間在地下單位出租，我一一看中了，二話不說就租下。一住便20年，但自己另有房子在荃灣，總覺得不及現住的舊房子，拖了幾年，今年必須有個決定，實在很不情願，但又不能不作出抉擇。

再有另一個問題，就是家中有位行動不太方便的親人，他看到了大灣區的安老服務被吸引了，居然提出要回去生活，想住安老院舍，喜歡那邊的生活環境，生活質素。但我仍有不少工作在手，沒法子一下放低所有。我說如果他回去只有他一個人住，到時我必須要香港內地兩邊走，他居然說院舍有那麼多人，一定沒有在香港天天可以看電視那麼悶，那麼刻板。看看，今年是不是要解決很多大問題呢！



這樣的舊房子已經很少見了。 作者供圖

重慶的熊貓活力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說起重慶，大家腦海裏浮現的可能是洪崖洞的璀璨夜景、李子壩站的「輕軌穿樓」，或是觀音橋那塊寫着「我在重慶」的網紅大屏幕，又或者是下浩里老街那面「這很重慶」的打卡牆。這些地方或許值得一遊，但坦白說，在踏足重慶之前，我從沒想過趟旅程下來，讓我最感驚喜的景點，竟然是——重慶動物園。

作為一個習慣在香港海洋公園看熊貓的遊客，我對熊貓的印象，總停留在牠們懶洋洋地躺在室內，不是在睡覺就是瑟縮一角，永遠都是一副「死氣沉沉」的樣子。然而，重慶動物園的熊貓，卻完全顛覆了我的認知，重慶動物園以飼養全國最多的熊貓聞名。當然，四川成都有更龐大的熊貓基地，但對於普通遊客而言，這裏的數量已經足以讓人目瞪口呆。更重要的是，這裏的熊貓，大多生活在開闊的戶外環境。

你可以親眼見到牠們像雜耍演員一樣，在戶外圍欄裏跑上跑落、靈活攀爬，甚至連上廁所都像個娛樂節目般引人發笑。那份純粹的生活動力，那種活潑好動的精神氣，讓人看得津津有味。你會充分感受到，牠們不再是隔着玻璃的展品，而是充滿個性的生命。

除了活力，動物園在細節上也做得很到位。每一隻熊貓都有詳細的介紹，讓你不僅能欣賞牠們的萌態，更能了解牠們的故事。特別讓我感觸的，是園內有不少「海歸」熊貓。牠們曾經肩負「熊貓外交」的使命，被送到外國生活，如今落葉歸根，回到中國安享晚年。看着牠們身上那種曾經「出過洋、浸過鹹水」的獨特氣息，實在難得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踏足2026年，想在國外看到熊貓的機會已大大減少。日本已進入「零熊貓時代」；韓國雖然還有，但也屈指可數。因此，如果你計劃到重慶旅遊，我強烈建議：千萬不要錯過這個精彩的熊貓聚居地。



北京的杏花。 作者供圖

長安深處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北京雪後翌日，天空澄淨湛藍。高鐵過黃河後不久便進了潼關，天開始下雨。濕霧混沌，微塵茫茫，隔着車窗，看到城市和鄉間的路面上水漬泛光，才確認雨勢不算小。雨水還不能洗刷鋪天蓋地的塵埃散漫，沿途所經過的每個城市、村莊，以及鑲嵌了城鄉的廣袤無邊麥田，都陷入混濁濃烈的土色霧氣。鐵軌所經之處，幾乎沒有其他顏色可以掙扎跳脫出來。城裏散亂的高樓，鄉村散落的宅院，灰頭土臉，無聲無息。不過，睜大眼睛細細辨認，早開的杏花灰白繁盛，一樹一樹，在田間地頭，也偶在城區綠化帶裏一瞥而過。黑得發綠的冬小麥，盡力想要把身下的黃土地都遮蓋住，以免露出貧瘠惹人恥笑。小塊的油菜花田，頂花泛黃，像是魔方上一塊一塊亮黃色方塊，時不時的倏忽而過。桃李艷麗，枝末梢端尚未有春色。北國的冬去春來，正在進行一場拉拉扯扯的交接儀式，倒春寒是冬退場時的不甘，也是春發生時的堪堪邊際。自然更替是如此，人世代謝亦是如此。

雪來問，冬天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春天

來了，冬天的眷戀與不捨，也是一道值得被珍視的命題。寒冷深夜裏亮起的一盞燈，風雪旅途上的一盆火，蕭瑟凋零時不期而遇的牽掛和叮囑，都是橫渡冰封江面，聚在撐起一葉扁舟竹篙尖上的那一點溫熱力氣。

冰融雪化，暖風微拂，所到之處一路笑臉相迎。春的極致爛漫，順遂愜意，春的利那繁盛，萬千矚目，足以消解長城的堅不可摧。微醺醉去的迷離眼神，只要還能殘存一線蹤跡無無的冬日背影，不貪春暖，不耽溺花開，不在自詡的雲端裏俯視眾生，便始終都有最響亮的鐘聲在耳朵邊迴盪。

清醒無須冷雨，心靜即可氤氳平畝方塘。到底是關中平原，貴如油的春雨，恍若煙塵，無聲無息間就浸潤了泥土裏層層疊疊的厚重。隱隱約約的秦嶺，峽峻模糊，不見河堤的渭水，平坦迤邐，與座下疾馳駛過的鐵軌，遙遙並行。這山的威嚴與這水的雄渾，給了這民族繁衍至今的底色，也給了文明永不衰竭的緣由。山的硬梗是骨架，水的磅礴是血脈。立着的山，淌着的水，剛柔並濟成一副永續繁華的圖景。兩千年的峰巒疊嶂，穿不

透的烽煙滾滾，這片土地上的跌宕起伏，紛擾複雜，榮辱與共，終究都歸於平常。帝王將相，化塵歸土，喧囂榮耀，煙消雲散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，不覺有異。唯有看的人，會心潮難耐，會心意難平，會比照人生的起起伏伏，找到新的邏輯自洽。心安理得是普通人求之不得的人生境界。

深愛故土長安，不只是治世之重鎮亂世之桃源，不只是天下士人之精神原鄉，亦不是漢唐盛世情之所起，是一草一木的童年記憶，是呼吸之間的魂牽夢縈，還有屢斬不斷的脈脈相連。情真意切是人生常態，現代人慣於掩飾真實的感情流露。歷史的義正辭嚴，不容忍演繹，不容於結構改變。

列車即將到站，山脈綿延無盡，水聲若有似無。日暮鄉關，情切鬢衰，映在歸家車窗的玻璃上，一副無可無不可的樣子。